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认知域作战发力点在哪里

——浅窥认知域作战基本任务

■刘曙光

认知域作战是在意识思维层面进行的对抗,通过选择性加工和传递信息,影响判断、改变观念、争夺人心,进而引导现实态势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从认知塑造上看,认知域作战注重全维度攻击,既包括“平时”的认知渗透,也包括“战时”的认知诱导。因而,认知域作战没有明晰的平、战界线;同时,根据政治或军事目的需要,其作用对象可以是个人、组织甚至国家。因此,认知域作战应该树立平战一体、军地一体、跨越融合、联动制胜的观念,并依此梳理基本任务。

聚焦意识形态的布局性任务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决定了认知的理性根基,具有鲜明的阵营特征。尽管意识形态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国家或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中,围绕意识形态的斗争尤为激烈,成为认知域作战重点关注的任务。

塑造引导政治认知,夺取信念确立主控权。国家或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不仅是举国之力的对抗,也是举国之志的对抗,政治信念的对抗首当其冲。塑造引导政治认知旨在凝聚或破坏政治共识,坚定或动摇政治信念,拓展或瓦解政治阵营。认知域作战中,通过对执政党的合法性、政治理念和制度的合理性、政治生态的健康性等各方面的认知引导,培植对政治立场、信念、实践等的认同或否定、拥护或憎恶等感情,铺设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政治认知布局。政治认知关系到国家或组织的生存根基,是认知域作战的首要关注目标。

塑造引导战争认知,夺取战争态度引领权。国可无战事但不能无战事。战争认知是个人、组织、国家在战争周期中意志、观念、心理、思维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通过对战争的本质、性质、法理观念等的认知引导,构建战争认知思维体系,引导战争合理性、正义性、合法性的评价走向,推动对可能发生战争支持或反对态度的形成,调控承担战争义务意愿的涨落,是战争认知引导的关键问题。战争认知影响战争态度,对其主控权的争夺是认知

要点提示

- 认知域作战注重全维度攻击,既包括“平时”的认知渗透,也包括“战时”的认知诱导。
- 战时认知域作战围绕军事目的的达成而展开,与军事行动配合实施、相互支撑。
- 在认知域作战中,随着枪炮声的消散,新一轮认知域作战的号角可能再次吹响,不能有丝毫懈怠。

域作战必须重视的任务。

塑造引导价值认知,夺取情感意志控领权。价值观影响着人的美丑是非评判和社会行为取向,在认定事物、判定是非方面,人的情感总是倾向支持价值相近的主张。价值认知渗透于生活的各个角落,通过伦理道德观念、美丑善恶标准、文学艺术观点等的传播,围绕价值观念导引权、生活模式导向权、传统传承评判权等的争夺频繁且激烈。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价值观念往往相互渗透纠缠。塑造引导价值认知的实质是争取社会情感的认同,是认知域作战的一项经常性任务。

紧盯社会心理的塑造性任务

社会心理为认知提供了感性和经验基础,它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实践感悟等经验基础上形成。社会心理引导常常推动现实局势产生难测变化,是双方对抗特别是非军事冲突的惯用模式之一,也是认知域作战必须重视的任务。

引导民族心理,调控民族情绪。民族心理是最易引发冲突对抗的社会心理之一。打击民族自尊心可滋生民族自卑心理而易分裂涣散,提升民族自尊心可增强民族凝聚力,但民族自尊心的膨胀又易引发极端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的产生;国家内部不同民族间地位、利益、文化、风俗、生活等的差异性,为别有用心之人挑动民族对立情绪提供了可乘之机,而相同的生存空间、合作历程等又奠定了民族间消除偏见甚至凝聚包容的基础,结果取决于认知引导。民族心理引导敏感且易失控,对社会稳定具有直接影响,是认知域作战需要重点关注的任务。

引导群类心理,涨消对立意识。群

类泛指同类的人,如民族、地域、阶层、职业团体甚至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等。如果说群类是以“趋同”为标准而主观划定的,那么群类之间的“差异”就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可能是政治、经济地位,也可能是文化思想、地域观念抑或其他。引导差异认知推动党派对立、地区对立、职业对立、贫富对立等不同群类对立心理,不但会对国家内部团结造成破坏,也会累积增加社会各界对政权当局的不满情绪,为策动社会动荡分裂留下伏笔。认知域作战中,需要对此类社会心理予以关注。

引导个体心理,影响社会情感。认知域作战中,个体心理导引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重要人物心理导引,如敏感职业人员、社会知名、学术精英、商业成功人士等,对其政治立场、情感态度等的争取,是双方需要重点关注的任务。一种是对普通个体心理共鸣现象的利用。如公共危机、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甚至生活中的一些犯罪事件、突发情况等,有意引导某种情绪则可能因个体的从众效应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从而引发民意变化甚至社会动荡。这两个方面均是认知域作战需重视的内容。

瞄准战时认知的关键性任务

认知域作战先于军事行动开展而后于军事行动结束。战时认知域作战围绕军事目的的达成而展开,与军事行动配合实施、相互支撑,具有暴力胁迫特征。这一阶段的认知域作战,“攻”“防”行动同步开展,武器影响、宣

传影响综合致效,“诱”“打”“骗”“控”等手段层出不穷,是认知域作战的关键阶段。

攻心夺志,诱导认知。战时认知攻击主要围绕削弱敌抵抗意志、诱导敌错误决策而开展。针对敌方决策层、一线指战员等,通过靶向攻击动摇抵抗意志,通过信息欺骗干扰诱导决策;针对以军队为主的武装力量,以武力打击震慑主导,综合运用舆论战等样式行动以及新兴技术手段,动摇其参战信念,引发其恐慌情绪、瓦解其军心士气、支配其行动模式;针对社会面支撑力量,通过大型军事演习、装备试验、宣传武器杀伤效能等传递强硬信息打击信心,通过选择性目标打击、状况传播等诱发恐慌情绪,通过宣传己方战争中的人道主义行为和国际相关评论争取理解等。

筑牢防线,凝心控局。战时认知防守的重点是筑牢“心”“志”“智”防线,防止在局势或环境剧烈变化的刺激下丧失斗志。教育和宣传是战时认知防守的基本途径。针对参战力量,通过动员激励激发参战热情,通过批驳谣言澄清事实真相,通过宣传战果确立必胜信念,通过树立典型调动士气等等;针对支撑力量,通过战争的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教育宣传,树立全民使命感、责任感、义务感,通过揭露敌方的残暴行为激发同仇敌忾心理,通过宣传地方参战支前事迹激发支援作战热情等等。

拓展阵营,消除隐患。营造有利的认知氛围,为己方阵营拓展提供支撑,是战时认知域作战必须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国际支持力量的争取,虽然在途径上主要以政治、外交等活动为主,但己方立场、理念、态度等的广泛扩散,常会带动国际民间态度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政治层面的决策,为己方拓展阵营提供支撑。此外,战时认知域作战还有一项贯穿战争始终的重要任务,即消除战争中各种意外带来的不利隐患。特别是战争后期,随着战争破坏效应的显现扩散,人的认知体系必将受到不同信息的反复冲击。这一时期,需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心理塑造、个体心理疏导等配合致效,方能确保成果的巩固。在认知域作战中,随着枪炮声的消散,新一轮认知域作战的号角可能再次吹响,不能有丝毫懈怠。

“认知域作战”纵横谈

善“合”者胜

■胡建新

观点争鸣

“合”,即两种及两种以上事物聚集到一起。战争是人武器、智谋与实力、精神与物质等诸多因素的集大成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合”的产物、“合”的较量。战争领域之“合”,按程度不同可分为组合、融合等方式和形态。

组合,就是将两个及以上物体组成一个集体。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同种同量的元素,因组合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物质。如,人体中的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合而成,因不同的组合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蛋白质,有的构成内脏,有的构成皮肤和神经。又如,相同的碳元素,因组合方式不同,有的成了坚硬的金刚石,有的则成了柔软的石墨。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使军队的组合方式也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18世纪至19世纪初,一次战役进攻正面一般只有6至12公里、纵深4至6公里,军队的作战编组还只是适应在狭小范围内实施攻防的需要;日俄战争期间,最大进攻正面达到150公里,于是出现了集团军编组;一战时期,德军曾用7个集团军在340公里正面上发起进攻,于是出

现了方面军作战组合;二战期间,苏军向正面3700公里、纵深1200公里的敌占区发起反攻突击,并使用了大量坦克、火炮、飞机等突击武器,一个方面军难以指挥,只好由统帅部派人组织协调,于是形成了实际上的方面军群作战组合。随着战争样式、作战规模的发展变化,军队组合的方式和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军组合者,就是按照战争样式、战场态势、作战进程等灵活组合和使用力量,使之产生影响结构性能的组合效应,发挥单元力量难以发挥的聚合效能,从而更好地适应和驾驭战争。

混合,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掺杂杂在一起,但相互间不发生化学反应,不形成新的物质。近年来,“混合战争”理念越来越受到关注,它是传统作战与非传统作战的混合,包括战争主体、战争样式、作战手段、战场环境的混合等。它突破传统的战争形式,将代理人、游击组织、恐怖主义组织、非正规军、私人军事公司与舆论战、心理战、信息网络战、意识形态宣传与灌输等各种组织和形态混合在一起,共同参与和介入战争,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在战略战役层面协调配合行动,同时展开外交战、经济战、法

律战、心理战、舆论战等,堪称为了胜战而“无所不用”。善混合者,能够多手多方出击,以各种应出尽出的作战方法和手段打击敌人,收到非混合状态下难以收到的特殊效果。然而,深入分析亦可发现,混合战看似因多种参战组织和作战形态混合一起而具有综合性优势,但由于主导和参与战争的诸多因素往往临时组合,多种参战力量常常各自为战,多种作战手段每每分散运用,通常呈现杂乱无章、分头突进的状态,不能在整体上合为一体、形成拳头,因而容易被分割聚歼、各个击破。其实,将多种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混合使用,在战争史上早就屡见不鲜,绝大多数战争都不会只使用单一军事方式和手段;但如果只将各种作战方式和手段进行简单相加、物理混合和机械运用,也难以形成整体作战效能,故而混合战不一定是一种理想的能使综合效能倍增的战争样式。

融合,即几种不同的物质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物质、新的体系或新的形态。在融合状态下,作战力量部署使用、作战手段变换运用等能够有望实现真正的一体化,从而成倍提高整体作战效能。从混合战到融合战,是未来战争演变发展的重要趋

势,也是“合”的最高阶段及其综合优势的最佳体现。虽然目前尚未正式提出“融合战”的概念,更没有付诸战争实践,但毫无疑问,融合战比混合战更科学、更先进,更具有整体作战效能,更代表现代战争演变发展趋势,值得军事理论界深入研究探讨。如果说混合战是五个手指头各自使用、出手时可能让人应对不及的话,那么融合战就是攥指成拳、浑然一体,形成“一加一大于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一体化作战能力,其整体效能是各要素在孤立和混合状态下所不具备和无法比拟的。就像合成旅,在编组上将诸兵种作战力量融为一体,实行一体指挥、一体行动、一体保障,可以在一个方向上独立投入战斗,整体应对敌军。这与以往在一支主力部队中混合加强若干兵种力量有着质的区别。混合加强力量中虽也包含诸兵种成分,但由于没有从体制、形态、效能上融合,还不能真正进行一体化作战,其作战效益会大打折扣。现在强调系统集成、体系融合和一体化作战,可以说是融合概念在战争实践中的极好运用。

“合”,变化无穷、效能无尽、发展无限,未来将在战争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探索和实践,也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成果和经验。

一线论兵

备战打仗是军队的主责主业,打赢战争是军队的职能所系、价值所在。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一切工作都应该向备战打仗聚焦,真正让打仗成为一种信仰。

打仗仗重在能力过硬。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要想打得赢,能力必须先过硬。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打赢的真功夫,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能战方能止战,只有苦练本领,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入贯彻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强化联战联训,紧贴实战实训,在真打实备中练就降妖伏魔的硬功夫,努力在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和胜战优势,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真正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打仗仗成在人才支撑。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的宝贵战略资源,是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紧紧围绕战争实际,因地制宜创建了多所军事院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先后培养和输送大量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为夺取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战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比拼。平时能否聚焦打赢育人,直接关系到战时能否打赢仗。新征程上,必须扎实贯彻部队好干部标准,立足战争准备基点,瞄准强敌对手,立起对教育人、为用人鲜明导向,坚持需求牵引,体系推进人才工程,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强大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打仗仗贵在精神充盈。气为兵神,勇为兵本。从人民军队诞生的那一刻起,伴随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孕育而生了一系列精神图谱。这些在血与火中淬炼出的优秀精神,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永远向前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动力源泉。现代战争中,尽管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作用日益突显,但高技术武器装备对人的依赖性更强、要求更高,而人的作用发挥又往往受制于战斗精神培塑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战斗精神已经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制高点”。新征程上,必须始终把战斗精神培育贯穿于部队建设全过程,赓续传承好红色基因,丰富拓展培育路径,不断磨砺血性胆气,为能打仗、打胜仗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打仗仗要在依法治军。崇尚法

练就打仗打仗的硬功

治厉行法治,是强军兴军的必然要求。现代军队组织结构日益复杂,科技密集程度高,且战场空间全域多维,作战要素高度联动。只有通过法规制度实施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管理,才能使军队成为组织严密、协调一致、运转自如的整体,才能把战斗力各个系统、各个要素有机整合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根本保障,也是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必由之路。当前,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给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推进依法治军战略,坚持法治信仰、坚守法治思维,把法治精神贯穿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推动部队打仗能力不断提升。

锻造合成营指挥员“三力”

■杨斐 杨涛

挑灯看剑

合成营作为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基本战术单元,其内部力量编成日益复杂,背后支撑体系日益庞大,遂行的战略性战术行动日益增多。这就要求合成营指挥员必须具备较强的全局思维和统筹能力,以胜任未来战争中战术行动“具体执行者”和战略战役决策“深度参与者”的双重角色。

立足全局的作战筹划能力。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合成营指挥员在作战全过程都应立足全局筹划本级行动,坚决服从联合作战全局需要,以全局胜利作为作战筹划的最高目标,注重保持本级行动与整体作战计划同频共振。为此,一是要积极感知全局。依托联合作战体系的联合情报系统,从战略战役全局上了解和把握敌情、战情和战场环境等信息,充分领会上级意图,更加科学地推进本级指挥决策。二是要树牢联合作战“一盘棋”的全局观念。做到对联合作战体系内的重要支援力量构成、部署和支援方式,以及我方体系的强点弱点和关键节点等联合作战关键要素和问题了然于胸。唯其如此,才能明晰战术谋划边界和限制条件,为形成合理构想方案、准确确定下战决心、科学调配本级力量、精准控制战斗行动奠定基础。

立足整体的体系融入能力。未来作战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无论前沿作战力量规模如何,都会有多维全域、规模庞大的作战支援体系为其提供指挥控制和战斗支援保障。合成营必须深度融入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依托体系谋求信息优势、决策优势并将之转化为行动优势,才能最终形成作战胜势。合成营指挥员应时刻牢记营本级力量是联合作战力量整体的一部

分,不断培养融入上级作战指挥和支援体系的意识。一方面,要练好融合侦察情报支援、远程火力打击等各级各类力量支援保障本级行动的基本功,充分发挥体系聚能优势,从而支撑合成营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将无人作战力量、智能化作战力量融入体系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不能因强调立足联合作战体系整体而忽视合成营本级地位作用,防止体系融入的思维习惯退化为过分依赖体系的惰性思维。

立足统筹的本级融合能力。合成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本身即构成一个复杂系统。这就要求指挥员须具备较强的本级融合能力,灵活高效地统筹、融合、运用好这一复杂的作战力量体系。本级融合能力,一方面体现为精准评估本级作战的能力。包括从指挥机构编组是否科学精干、指挥功能是否齐全、指挥员能否快速判明情况并准确确定决心等方面评估指挥控制能力;从能否按规定完成本级战备等级转换、作战筹划是否快速、对突发情况预想是否充分等方面评估应急响应能力;从信息对抗、火力打击、兵力突击、协同控制等作战行动的组织实施、评估协同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则体现为通过科学调配、高效融合本级力量模块及上级加强力量,构建信息主导型和火力主战型两种不同的作战力量体系。信息主导型作战力量体系即以信息为载体,将各级指挥员和武器装备平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力量体系,以信息主导力带动火力打击能力、兵力突击能力、机动防护能力的整体跃升。火力主战型作战力量体系即加强以火力打击为行动主体的力量编组,充分用好本级火力,融合上级编组或加强的其他火力,同时注重信息与火力的融合,促进火一体作战能力跃升。